

三本书王

卢新华〇著



《卢新华散文作品集》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卢新华散文作品集

三本书王

卢新华〇著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本书主义/卢新华著. —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8. 1
ISBN 978-7-309-13360-8

I. 三… II. 卢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②演讲-中国-当代-选集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66980 号

三本书主义

卢新华 著

责任编辑/杜怡顺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 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
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85 千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100

ISBN 978-7-309-13360-8/I · 1083

定价: 28.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有关我论“三本书主义”的文章,最早见诸 2010 年 1 月的《人民日报》副刊。但作为我切身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悟,并一直用心去践行,却是从大学时代便开始了。

初进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,我心里主要装着的其实只有“有字之书”。因为“文革”荒废了十年的学业,我那时对于一切的“书本知识”都有着一种病态似的饥渴。除了广为搜罗

诸如《复活》《悲惨世界》《艰难时世》《羊脂球》《彷徨》《呐喊》等中外文学名著悉心研读外,我还强迫自己啃读了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昭明文选》等艰深的古籍,并一本本背诵了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《元曲三百首》……然而有一天,老师在课堂上忽然讲起宋代著名诗论家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,讲到得意之处,还转过身去,在黑板上很用力地写下——“学其上,仅得其中;学其中,斯为下矣。”于是,一如许寿裳先生评鲁迅《祝福》之语“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,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”,曾启发我写出了短篇小说《伤痕》一样,严羽的这段话也启发我认识到:人生无论“为文”还是“为人”,皆“取法要高”,而“取法”的最高境界则是“法乎自然”。于是,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古训,也就自然而然地注入我的心田。我也开始将“行万里路”看作是读书的一部分。只不过,相对于“有字”的“书本知识”,这是一本“无字”之书,除需要用心去细致地阅读外,还需要用脚去不断地丈量。

就这样,我迎来了大学毕业后最重要的人生抉择:如果从政,一步便可身居高位。但让我忧虑的是,自己是一个喜形于色,爱憎分明,崇尚“自在而独立的人格、自由而严肃的思想”

的人,只怕不仅官做不好,可能还会从此“不得开心颜”。如果为文,当是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所在。但文以载道,任重道远,若不放下已有的世俗的荣誉和光环,便无法攀得更高,走得更远……

这样,在对自己心灵的不断的“拷问”下,我把寻找个人在宇宙间的坐标,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视为人生第一要务。“一个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,应该是一个能够最准确、最及时、最迅速地找到自己在自然和和社会中的位置的人。”我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,并在人生的路途中,陆续做出了一些在亲友和同事们眼里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事:例如辞去报社记者职务“下海经商”,留学期间踩三轮车,后来又 to 赌场发牌……但也收获了“放手如来”“悟山有顶弃作杖”“财富如水”“合天道,衡人欲”等哲思。

苏东坡曾有诗云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,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我在去国离乡、远渡重洋的三十年间,在对自己心灵的不间断的阅读和“拷问”中,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于自己祖国、自己民族心灵的阅读和审视。《细节》《紫禁女》《财富如水》《伤魂》等的出版,都是这种阅

读的心得和收获。当然,现在收入此书的凡二十九篇文章,则更集中和全面地反映了我对社会、时代和历史的思索,其中有些篇章甚至是忍受着内心巨大的疼痛,并和着泪写下的。

我有时也常想:我们每个人,无论学者、官员还是贩夫、走卒;无论劳力者还是劳心者,即便没有写书,也不会写书,但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用自己身体的脚、心灵的脚,在生命的不断轮回中,在如真似幻的时空的光影间,踏出一条只属于自己生命体验的轨迹。这轨迹其实就是一本本的书。从微观上看,它们是极富个性化的个人的书写;从宏观上着眼,它们则是大自然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涂鸦。那么,一个家庭,一个企业,一个组织,一个国家,一个社会,一个民族呢?

不久前,我曾从手机微信圈里看到一段视频:在一个四层的围成长方形的教学楼的走廊上,身穿蓝色校服的中学生们,正你推我挤,争先恐后,极度兴奋地狂撕着一本本书,一时间,白花花的纸片鹅毛大雪般飘向楼下的庭院和天井,很快在地上积起厚厚的一层。很像是“文革”初期红卫兵“破四旧”时在街头撕书、焚书的场景。

他们为什么要撕书?是对书本的厌倦,是对“填鸭式”教

育的恨恶,是青春期力比多过剩需要发泄,还是在追求心灵和个人意志的释放?

就在那时,我忽然有一种错觉,以为那些撕书的学子们其实更像是一本本的书。我不知道若干年后,他们的人生之书究竟完成了哪些篇章,有无虎头蛇尾之嫌,但我知道,当下正是他们生命进程中的谋篇开章之际。

不光这些初踏人生之路的学子们是一本本的书,这世间的每一个家庭,每一个企业,每一个组织,每一个国家,每一个社会,每一个民族,其实也都是一本本的书。有的精彩纷呈,起伏跌宕,含蓄隽永,让人读来不忍释卷;有的则心绪浮躁,思维混乱,假话、大话、空话连篇,让人望而生厌。

但丁《神曲》中曾说过:“我又看见一条船,航行海上又快又稳,可是在到码头的时候翻了身。”

因此不由想,为了保证我们每个人至少都能从平凡的生活获得心灵的宁静、幸福和快乐,同时人生之舟也能顺利抵达彼岸,为了保证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巨轮能够一直顺风顺水,而不至于在临近码头的时候倾覆,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融会贯通地去读好“有字之书”“无字之书”以及“心灵之书”这

三本书主义

三本大书的。

这三本书细究起来其实也只有一本，那便是“心灵之书”。人的心灵的观照、心灵的反省、心灵的体悟，才让世间一切有字和无字之书具备了人的灵性和灵魂，并与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是故，曾子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老子说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”鲁迅则说：“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，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。”

是故，印度哲人释迦牟尼也一直劝导人们努力学习和实践三个“般若”——“文字般若，实相般若，心灵般若”。

是故，我也会穷毕生之努力，与我的同道、同学、同事，以及我的祖国和民族一起去努力学习和践行“三本书主义”！

卢新华

2017年6月22日记于洛杉矶

目录

沉沦 / 001

赌桌上的反思 / 017

序《咪咪的心事》 / 024

财富如水 / 028

道失而求诸夷 / 047

恐龙谷断想 / 056

三本书主义

放手如来 / 063

酷、扮酷及其他 / 068

众缘成就的《伤痕》 / 075

钓者 / 085

论“三本书主义” / 093

爆竹声中思宁静 / 099

杂议反省 / 106

论“回头” / 114

浅议“大师”与文化 / 124

——从史中兴的新著《才子》说开去

孤儿缘 / 131

“东方明珠”随想 / 135

财富是一面镜子 / 139

——《财富如水》(韩文版)序言

香山忆德华 / 146

德华墓前的追忆 / 151

猪的品格与智慧 / 155

—— 读邱挺先生画作“猪系列”有感

我心目中的鬼谷子 / 160

合天道，衡人欲 / 168

插队、读书、写书 / 174

放下与成长 / 180

—— 序张智澜《心会痛，才算长大》

故乡，你在哪里 / 189

读三本书，走归零路 / 201

—— 我的文学三昧与人生

沉沦

一位旅居美国的华裔女诗人施雨，曾写过一首题为《沉沦》的小诗，那句子是这样的：

我以笔直的姿势/落水/火红的长裙/是飞扬的旗帜/
还是广岛的蘑菇云/而秀发/将是一丛美丽的/水草/
为何你/不让我沉没/你又怎能肯定/海底/就没有/一方
蓝天/没有另一幅/日月星辰

乍读到这首诗时，我正在上海，虽然心灵并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震撼，但那多少有些悲壮的诗意以及渗透字里行间的哲学趣味和悟道痕迹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以我过往的认知，“沉沦”一词多是用来表现人们堕入罪恶和痛苦之境地而不自觉的状态的。施雨女士却反其道而用之，不仅要“以笔直的姿势落水”去追求沉沦，还断言海底会有“一方蓝天”，“另一幅日月星辰”，这就不仅让我觉着新鲜，甚至是吃惊了。

二

海底到底有没有一方蓝天，另一幅日月星辰？

我大概是可以有一些发言权的。

小时候，全家随军，我因之得以与山东长岛的一方海域结缘。我的水性后来被大海调教得很不错，小学六年级时，已能随心所欲地深潜到海底摸海参，捉螃蟹。故海底的世界，那水草，那海菜，那鱼虫，那石块，那清澈，那静谧，那恐怖……都曾一一领略过。有一次，我在海底好不容易勉力搬起一块大石

捞海参,不想却滑脱了,一只胳膊生生地被压在大石底部,抽也抽不出。我那时憋的气已几乎用尽,真以为就要如此葬身海底了。情急中,忽见海底一片通明,像是有神力相助,我竟不可思议地从那大石下一下子拔出胳膊……所以,那以后我一直倾向于相信,大海其实是有手的。可是,它既然已将我一把拽住,为何旋即却又放了呢?

此外,及至而立之年,我也曾心血来潮,断然辞去上海《文汇报》的公职,到深圳办公司,——而这,当时和后来的人们都戏称为“下海”,于是我又有幸成了所谓的“文人下海第一人”。至于究竟有没有触着过“商海”的底,我心中其实很恍然。唯至少弄过潮,而水的确也是很呛过几口的。于今想来,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我曾几番以“笔直的姿势落水”吧。唯不同的是,当年我和小伙伴们自码头上前奔后突地跃起,下饺子般噗噗通通地落入咸津津的海水中时,通常是一丝不挂的;而当我心甘情愿地没入陌生的“商海”时,身上的确也没有裹着“火红的长裙”。

然而,认真追究起来,比较起下海我似乎又是更爱爬山

的。小时候的家居，就座落在霸王山的胯部。出门稍作行走，便已然是翻山越岭。我曾经很得意的一件事，就是暑假中于“文化革命”破“四旧”的热潮中，在家门口不远处的山坡上，与一个小伙伴一起挥汗如雨，奋力捣毁了一座小小的石庙。为此，还曾受到部队、学校的表扬。所以，那以后，我们常常会借拾草或玩耍的机会，率一帮“童子军”吆喝着，奔跑着，一举登上霸王山顶，在那里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，继而又攀到一块巨石上高声地叫、喊、嚎，拼命地蹦、蹿、跳。那时的我，曾经大发奇想：——听到我们这样震天动地的喊叫声和跺脚声，普天下的“帝修反”们难道还不瑟瑟发抖、张皇失措、寝食不安吗？

所以，以我那时的状态而论，满头满脑，满心满肺，充斥着、塞着的都是些热烈而奔涌的理想，或者说我的心日日夜夜都是在天上飞翔着的，从来不识“愁滋味”，照理，今生今世该是与“沉沦”二字无缘了。

三

可是，命数中早已铺垫过的章节，想要跳过去不读看来也

是万难，——我终于还是有幸赶上了一个让我不得不沉沦的时代。

那时，我刚进复旦大学中文系，接触和听到的人和事与过去大不一样，眼界大开，信息增多，恍然初涉人世，也以为过去全是白活，渐渐地就对那个疯狂时代里的种种疯狂的行为感到痛心起来，并于苦闷和失望中，饱含热泪写下了那篇叫作《伤痕》的小说。后来，就因为这样一篇九千余字的文章，我竟一举成名了，怀中抱满让我目不暇接、眼花缭乱的鲜花。然而，无人知晓，固然是《伤痕》将我抛上九霄云外，却也是《伤痕》又将我推入沉沦。因为即便在《伤痕》最走红的时候，我心里已然敏感到，尽管我顺应了所谓的民心 and 民意，用文学的语言对那个荒诞的时代作了一番畅快淋漓的宣泄、控诉和批判，但在正统的耳朵听来，我的调门却总有些荒腔走板，并不符合早就拟就的主旋律。于是，四面八方，有形与无形的力量都跑出来，劝诱我改用假嗓歌唱。我初时确曾反感，但为了报答台上那些对我有过恩的人们，也为了“五斗米”，毕竟还是试过。遗憾的是，我的嗓子大概天生就发不出“假音”，故而哼哼